由庚堂集

由庚堂集卷之十六

縉雲鄭汝璧邦章甫著

序

皇明臣諡類鈔序

諡以尊名天之道也人臣稱天而諡其主人主法天而諡其臣皆奉無私以昭衮鉞已不得而與焉者也國制勲臣始封非譴終皆得諡嗣封及文臣三品以上非賢勿諡餘非大

賢勿謚也禮官核子則閣臣擬請用其一焉洪武諸王不避荒厲與其惡謚孰若不謚惡謚之不行自諭賀侍郎銀之謚始也文節易名肇於洪武戊寅之歲文臣之謚自王待制始也稱孝惟陳僉督一人後無聞焉文以經緯爲義非徒翰墨之工若周文襄魏文靖何文肅黃文毅皆不出自經幄今詞林據而有之非令甲矣亦有發身詞林不得謚文者則

劉忠愍以重節聞陳安簡以私諱易是也有在百年之後者宋潛溪之謚文憲岳季方之謚文肅于節菴之初謚肅愍是也有及其貤封之臣者常鄂公三世俱謚是也有謚及六品以下者羅文毅羅文恭楊忠愍之屬是也有倖獲而罷者李湯陰之屬是也有褒錫而屢更者王待制以文節改忠文曹直閣以文襄改文忠石少保以文隱改文介之屬是也

有父子皆謚者朱武襄武毅倪文僖文毅白恭敏文裕鄒文敏康靖王端毅康僖陳文端文憲之屬是也有兄弟皆謚者朱恭靖忠僖彭文憲文思楊文懿康僖費文憲文通之屬是也有父子兄弟皆謚者許襄毅恭襄莊敏是也有三世謚者孫忠烈文恪清簡林文安文僖文恪是也有謚同於名而不能易者金忠之爲忠襄林文俊之爲文修也有姓謚皆

同而未能易者焉行部京焉禮侍汝驥之同爲文簡王威寧越王司馬以旂之同爲襄敏也大都謚得之易者詞臣而難者三品以下顧難者多核易者多倩至邵元節兩謚俱予得稱文康榮靖陶仲文因之稱榮康惠肅郎後追奪而當時亦足駴矣彭公韶謚惠安後請改謚高文端覆疏謂彭有大節可它謚而惠安亦美臣子豈得求備于君上不與易焉

是或一道也嗚呼榮名一朝是非千古方倖得而旋追奪欲盖彌章秖爲孝子慈孫羞亦安用此爲哉近禮官議以三五歲覆核已謚者定其予奪夫後之視今猶昔耳始之不慎而聚訟于後又安必其皆公耶好修者要無營身後爲矣故彙茲以備討論諸本互異亦存其疑其未知與後得者有所俟焉

南雍衡雅錄序

子以四教文其一也然非佔畢帖括之謂自明經取士而士始以制義之文重然謂其紬約於博取其雅馴不盭於道者而薦之若曰即文而得其所以爲文者也而不虞文之易詭而離也而文遂不足爲士重邇者功令五申士乃稍稍知厭棄陂誦而赴之雅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迪以三物六德七教不獨以

文而自積分之法云亦不能不以文爲課勸于是日省月試類簡士之善爲文者而旌異之而文遂爲雍士重余以奉常來視成均事日循科條衡士而掄其文之爾雅者得若干首屬博士諸君討論之而授劂氏盖拔一於十不翅嚴矣雖然衡士如斯已乎夫文之不足以盡士與茲録之不足盡多士之文至晰也然因文得士得士而程其所以文者加之

省勸而交相摩焉多士其有興爾蓋余嘗有槩焉古者大司徒司馬造進士而今專隸之宗伯又第知貢舉儀章不遑親教術所爲勸學與行雖是兩司成暨督學諸憲臣耳然盡人而提命之數不勝也釆聲而耳目之賞不勝也於是乎不得不專寄之文而脩道之教日湮廣厲謂何爾竊謂欲士之行與文合在規士之能文者示之鵠夫調馬者先騏驥琢

王者先璠璵以世所急也今之登庸而爲國家用者有能舍士之能文者乎能文者潛心大業多出而有樹於世然或弱植而詡詡焉趨兢於一知巳者之遭上復私而驕之甚且爲垢媒行以文墮即出而服官其何能淑此之不勸而誰勸乎第令衡文者注精於所賞識之士籍名束約而明詔之曰吾專以範吾士之能出爲世用者也某好脩亟旌之一或

踰矩譴倍它土敎豫而精流風行而雅化爲
國家得人可肩比踵接也不猶愈於泛爲贗
爲任其文與行之背而馳而亡當於用者乎
南雍首善士固多速肖余旣錄諸士有一日
之知且以素所槪者廉爾其毋謂余之徒知
爾以文也因題其端相詔告爲

壽李實齋翁八袠序

不佞髫求援受學則得嚴事實齋李翁蓋是時與其仲子于疇甫同師親筆研而翁以嚴父目耳提之聞雞命之興刻漏命之息分題而課功受記而卒業寒暑燈熒熒然翁未嘗不臨吾二人者左右也比家弟奎偕季子于實甫學翁程業亦如之其它賴翁成立者甚衆而不佞兄弟爲最幸故邑之稱善教子而

波及人者必曰賓齋翁而不佞藉翁以有今日所德翁尤深厚云始不佞辭翁遠游時翁初杖于鄉乃今歸而從翁杖履則翁杖已在國會嘗東朝恩翁秩詔加冠服不佞前賀翁翁故笑而手不佞曰夫而翁也而以年貴乎不佞敬對曰夫天將無疆福翁安得不自年始也翁笑而領之越歲三月十有六日為翁初度辰不佞念無以壽翁者則以前說為翁

中之夫天道恢恢爲者盈之翕則張之故或
不于其身于其後或紆效于旦夕而食報于
桑榆彼造物者奚以至莫爲此拘拘哉故上
農不以一秋之嗇而廢耕良賈不以一朝之
奇而易業卒之近利三倍而歲獲可當九秋
則專一之效也翁爲封知州公少子早失恃
而廢箸日夜課其伯子業業垂成矣而以天
年貧仲季煢煢齠抱中翁拮据治生不遑給

倘所謂天道其窪而翕之亦旣甚矣乃翁不逝者之恫而目惟存者之覩居常籲天曰彼蒼將終貧予乎惟予二子在則何敢他圖故口不道自圭計然之策身不親六府三事之業足不接高門縣簿之交仲而季子而孫次第延師受之經而以身爲保傅歷晝夜不休諄諄夢中語皆課讀考校事也世卽善稼而賈有專一如翁者哉翁今而浸獲矣仲季業

既廩郡邑而諸孫以次補弟子蘭芬玉立將
大翁門而光顯之則翁無疆之祉如川斯至
爾夫造物者旣曉錫翁以福夫安得不引翁
以年翁春秋八十而康强則彼蒼者有意哉
此不佞所前爲翁賀者也翁聞而語仲季曰
鄭子知我乎吾壯而勞生老而逸性吾臥于
于而覺徐徐吾食不列鼎而甘身不再命而
榮無內疚無外滑而日達吾之生夫又奚以

彼儻來與寄者感吾之情乎嘻若翁之祉與壽殆非巧曆所能算已夫翁積德累義厚奉于天而薄取之天乎于翁順施而晩成之翁且自適其適而不以物挫完彼鹿門角里何以稱爲其古稷丘之流與不佞訥無以世諵壽翁且爲翁效東方生之談而上瑤池之觴翁其更以觴我翁聞曰諾

送郡伯景默曾公擢憲楚臬序

不佞往守比部郎時則從同舍郎臨川曾長公景默諸君子游聯鑣入署讀法考政相與脩爽鳩之業出則挾策聚首邸舍中講德譚秇以相砥厲一時爾汝爲脫相得甚驩也亡何長公調王客引疾歸里學益邃病已補儀制則不佞謬先在事長公至而彌縫不佞之闕悖典脩禮聲藉甚僉以內卿屬長公而當

是時　天子且大婚次長公郎者希借資內陟遂以長公守廬州衆相憤惋而長公無幾徽顏色單車就郡孳孳境內之和治理一切流著不再朞而調劇松江居四閱月而頌聲作以太夫人憂去服闋再補廬州新澤挾舊惠而流復以太公憂去起而治余浙之婺州先後四命更三郡而婺最後治爲最難其民悍故喜訟胥蠹蝟集莫可誰何長公來則進

吏民于庭而詔之曰惟兹父老子弟各以若
情來告太守躬爲若理若毋予紿余毋若憚
煩於是愬者踵接長公晨出訊質丙夜弗休
或謂長公勞苦乃爾長公嘆曰下情不上徹
則長吏而弊滋上情不下流則遠民而膏塞
吾以一時勞終以三時逸耳於是人人輸誠
款于長公無事鉤距參伍而田畯里魁之情
僞窮簷蔀屋之疾苦靡不燭照數計乃下教

屬邑條所以釐風狀觀聽一新長公益平易近之居三年而訟牘稀簡長公日坐堂皇觀書不異長安邸中時也長公業已滿志乃移書不佞咄咄鄭生其來觀太守政余方杜門習靜未果往而長公盛引三洞之勝謂不佞即無問太守政獨不為叱石子來乎叱石子者黄初平兄弟學道金華山中者也余乃欣然往入其疆則民嬉于野士絃于黌道路頌

太守功德應接不暇余始驚嘆太守何脩至是至則飛觴三洞引滿長嚼賦詩聖覽亭盡驩三日仙仙乎樂而歸也司理徐公謂余宜有言余唯唯居三月而長公楚泉之命下矣余乃搦管爲長公賀已復念長公登嘉靖乙丑高第歷　三朝始賜金緋又以儀部望郎一麾三郡垂十年餘而晉今官尚烏乎賀雖然往余二三兄弟慷慨道古稱說循吏願爲

執鞭不可得而浮沉中外誰哉如長公之親見于行者兩守廬而廬治朞月守松而松治三年守婺而婺大治深仁濊澤家戶尸而祝之藉第令長公積資獵華鹿鹿榮進寧滿志有是哉昔黃次公守潁川聲最著而爲相損功名於治郡何君公去後見思班氏稱爲夫次公治尚精覈沾沾自用少慱大之思其無當于相国宜君公居無赫赫而垂思于永不

近名而名歸焉此吏治之鏡也長公坦度粹衷汪汪千頃雅進於道者而仁心爲質惠與神流士民戀戀若畏壘何論君公即　天子徵拜長公弼成惇龎之治功名寧損于夔哉不佞辱長公知邇來尋樂愚谷長公每賞余趣行矣長公日策三事之勛不佞亦勉脩千秋之業異時者長公開府余浙小隊過存山中握手道故相愉快且有以頌長公未已也

超然樓集序

超然樓集者条知馮公郎行省燕處之所名其今集者也先是公爲貴陽督學使者所著有西征集膾炙海內久矣嗣再起家而之嶺左之楚之淛馮軾爲文文日以富總之若而卷栝大夫請梓之郡而徵不佞序其端不佞受而卒業焉而竊有槩也夫文章家各自標許嘐嘐道古之士騁才情于雕龍之技動以

千秋自命乃譚名理者薄之而不爲間一斈志標舉輒詡自得而稱在茲之二者或不相爲用而交相譏寧知文主於理而神運之神無方而理有倫吾學不足以窺理奧而藻繢爲工其失也波靡而遠眞吾才不足以吞學海而逃虛自解其失也膚立而短味即或勒成一家而質文罔已靡所底矣何況乎跡多效顰見惟說鈴而欲包舉宇宙之精囊括古

今之變㪚天壤而信來玆詎不難哉馮公吳人也身處豪華之會而恬然不緇故自超超玄箸其學靡所不闚大指在鎔百氏而軌之六秇自起家以來凡山川之所流覽倫物之所經緯與夫案牘尺一之所批裁春容大篇急就小語莫不融之心手和以天倪故其析理破的敘事委核纚纚煌煌可以翼經貫史其游咏而矢歌洋洋乎可風可觀而遡之作

者不摹古而古不弔奇而奇使叩之有餘音而咀之者有餘味譬之六通開士十地頓超信手拈拈頭頭是道視西征人巧錯呈當在化境夫非其縣解于性天之內而玅運于才情之外安能兼致而神詣有如斯者哉竊甞論之文章天之所啓亦天之所嗇啓者縱我以神明嗇者撓我以情境昔屈平作離騷精絕千古而深怨極憤不能拔楚人之習柳子

厚工於結撰而嶺外所著多牢愁無聊之感
自樂天居渊寄趣差澹而雋永未嘗故情以
境遷天爲人嘶賢者猶爾而況其散焉者乎
嗚公身涉三君子所居之地而廓然天遊怨
不楚語悲不粤吟有茹含而無感槩固亡論
吾黨立言士卽謂之庾粤三君子可也集名
超然固宜或謂文士無當于用而公所至以
治理聞人洒然異之嗟夫士惟超世乃可與

經世公諸極于文自其超世得之於經綸乎
何有夫栝蕞爾安能長有公而幸有茲集下
邑有仙都焉請以其副藏之𤅢雲笈洞籙不
磨可乎遂次其語復之郡大夫而爲序

贈郡侯郭公入覲序

今上御極十有六年益明習國家事躬理萬機振飭有位比歲大侵兩浙爲甚乃霈然下蠲卹之詔察良糾墨所爲喣育元元意至厚其明年當方岳述職之期則又開合宮衢室延見長吏雜問郡國風謠盖玉帛甫執而當扆之精神已流被海寓矣於是栝太守郭公戒行李往郡寮黃公錢公顧公相與祖公于

郊關之外觴已三公避席而請曰在昔龔少
卿以渤海入奏對得長者言于王生而宣帝
嘉之史艷爲美譚 今上綜覈度粤孝宣遠
甚而公治栝二讓少卿有如問公若何道治
理乃爾顧安所置對公謝不敏三公固請公
乃言曰愈守不佞一旦承明問敢不正對夫
栝僻浙東壓瘠土貧民鮮盖藏而俗故野樸
可使以義臣區區狗馬心竊慕信臣文翁之

爲守願崇禮敎化視民不恌庶報塞萬一若鈎籠鷙擊博能名臣無所用之三公曰善哉是循吏之遐思也必當上意虛己聽公而復問公以全浙事公對云何公曰夫浙環七十二城而治之東西若兩戒然西則俗夌而宜汰汰則節之以禮東則風悍而宜馴馴則柔之以恩若先事積貯爲方穀地則東西一耳三公曰善哉是救時之要略也 上且矍然

而前席公若曰而毋以浙其言天下吏治何脩臻上理則公益昌言毋讓公復謝曰是非余所知也三公固請如初公乃言曰嗟乎五方異宜治未易更僕數顧要在得人夫民眩于多制德蕩于爭名上無智名則下受實惠誠開公道布誠心略苛節而敦大體精意流貫何績弗成言未竟三公避席謝曰如公言黃潁川何自損功名於治郡哉余儕聞命矣

乃以言言谷潭子命脩祀者之詞谷潭子曰嘻公言至矣余則何言雖然書有之敷奏以言明試以功夫郭公試之而言也余請實其說蓋先是民間有不舉女者公聞而傷之曰豈其天親而甘狠獍下令嚴保生之籍犯者重法而榜之閭民乃盡舉其所生召父聲遍十邑矣民又有鬻生妻于幃而不知耻者公聞而復傷之曰豈不忍一朝而忘百年下令

正婚姻之籍犯者法如溺女令民用革心而從一之義始明公諸所爲十邑計大都先教化而後刑罰威吏而懷民故不逾年而治理流布十邑尸而祝之郎公所敷奏皆已試事非窾語者其動上聽而風羣工將一如公指蓋黄金不足賜而三事需公入也余又奚須公哉然余嘗近事至尊力欲久任天下長吏毋數易而竟莫能行公居常慷慨令予長子

孫郎一方可滿志何問華膴余聞而題之顧魚貫薪積安得盡人而久任之且吏非龔黃亦安用久唯以九州觀鉅地得如公者加秩賜璽書褒寵政成入爲九卿以風羣吏將毋自濯奮耳公寧無意乎三公聞之公公曰是余心也援牘載之

皇明同姓諸侯王表序

粤惟敦睦展親樹屏疆幹今古同徽未之有改也然後則思逞醲淳楚之狂謀竆而淩夷廿緜蓬之賤隸覽鑒前車亦多足慨焉我
太祖高皇帝驅胡定鼎大啓宗封自北平大寧抵金城張掖建諸王者九旌旂相望大都防胡爲亟內地壓周楚魯蜀世者四藩若吳越財賦之區槩不以封意念深矣嗣後 列

聖分封不及創業之半然天潢繁衍歲溢月增其儷不億調劑惟艱有未易言者當初封時視王定祿五萬石鈔錦鹽茶它又萬計儲官蔡伯臣上萬言請裁抑切齒離間遠而疾死乃不移時罷給諸端即祿亦不能如數勢固已然矧枝蔓派引至于今日千百無算者乎故以義勝恩則株守一城跼困終身坐視而莫之救以情渝制則祿入有限冒濫靡窮

束手而無能爲處于是議論日紛謂應開其
禁例令自生殖通之經制勿使拘攣多出藎
臣之苦心終未補諸宗之標劑則又何也自
惟寡昧謬典藩章稽檢諏度約有二端郡王
而上祿厚勢崇則多覬之制外易于滋奸輔
奉而下影單資薄則毋格之制中難于周急
加之冊府之叢緐胥史之蠹蠧內中之奥援
系制貪天卒莫究詰自非抖擻精神視如家

政叢定規制握其要綱欲耳目不障于聰明
心思目周于部筫不可得也爰舉切務疏列
以閒多所報可復撮諸侯王封爵宗支分藩
攷汪嫡庶長幼倫序旣彰始封旁繼明側亦
析題目同姓諸侯王表刻之署中以時增入
日置案頭葢不必索之簡牘而指掌如見矣
儻循之無斁力爲主持亦俾宗政之萬一乎
其它諸宗別爲條敘有欲依諸冊在茲不備

述述所爲詮表者云爾

由庚堂集卷之十六終

由庚堂集卷之十七

縉雲鄭汝璧邦章甫著

序

衡雅錄序

今之經義代聖賢而言者也夫聖賢之言雅言也代之言唯雅爲近之中道立而能者從有定衡矣然士以經義舉也日䀹其所售售不盡以雅而以新夫誰弗競爲新者新日競

而雅日下矣經義樹型於弘正之前而濫觴
於嘉靖之季稍變於隆慶之初厥後日變日
新而不可詰其始變也汰冗而之約再變也
竅實而之虛久之約爲佻而虛爲幻售者圖
神鬼而炫舉者樂舉者吒驪黃而急售者囂然
日以前禽帀而衡靡定矣維世者有憂之功
令蓋不啻三五申焉夫將盡落其華而返之
朴乎未也文質觭而相懸以叔季之世而復

汙尊土鼓之舊其誰與我昔者夫子於周從其郁郁而思吾黨斐然之士裁之夫其能爲新也者其能爲雅者也試虛襟而衡今之文于旨不毀糟粃而劇心剔腎思抉名理之藩也是而雕鎪鑿空於題外駕異說以爲高則非於辭不落塵詮闊出入子史百家以匠古而揚葩也是而拾乾竺漆園之餘唾故聱牙其響以闢靡則非於格不主故常發機騁武

於斲輪成風之手也是而割裂成言陽而陰之主而奴之以押闔而佹變則非夫其非耶自以爲新而非新也其是也則新而之雅者之謬也如其之雅不必舍其所是而在棄其所非體裁內之彀中風神運之斤外毋鶩張亦毋缶鳴毋指枝亦毋膚立要以彬彬而稱君子即由今之道追琢而之古可也無問售矣余來南奉常課兒齋中恒持是說聞覩京

兆篆得縱觀諸士贊序所爲文既而試之棘
院課之容臺言人人殊大都各抒其所自得
精溢葩流多有足術者首善之域譽髦雲烝
固若斯之盛哉京兆博士請登其雅馴者若
干首於劂氏錄成余爲題曰衡雅夫余於文
未能有衡也繇前所譚以諗多士謂無高論
頋相與歸之雅巳爾雖然寧惟文字宙自質
趨華浸入於史江左沿六代之餘幸沭休明

一變至道卽今英賢輩出駸駸質有其文爾爾
多士寧無振於習者夫惟大雅卓爾不羣余
所望於多士獨文乎哉

贈二魯周使君遷南司馬郎序

西陵周使君司理吾栝之明年意有所不懌上書當道乞身歸當道固弗許則以公事暫如西陵居亡何遷南司馬駕部郎栝十邑子大夫儼然造余乞言爲使君賀余作而嘆曰嗟乎九萬之翼囿于培風千里之足阻于脩塗廼猶然以榆枋之快爲是沾沾乎大夫曰不然日余儕之幸事使君也問德考政使君

推心置之而以齒牙餘論獎而翼其成惟吾儕之德使君不啻梧三老子弟也而會使君將舍而去我余儕實皇皇疚于志深惟使君之材世所倚毘儻一旦募然而遂其高於巳得矣如蒼生何今者使君之遷也一曹郎不足爲使君重然使君而就曹郎實足爲世重則何可不得公之一言余曰有是哉郎子大夫言不佞竊有窺也蓋余嘗觀造物之於賢

者其始嘗巧相勝而卒乃相成賢者之受材於天也若縱而任心希潤亦遂將凌厲造物而信其獨詣逴逴肩荷千古而睥睨一世若蛟龍之不可羈而狎而造物者故揚而抑之亨而屯之儵予儵奪令其左右應接之不暇於是賢者始又挾小宇宙而淫思於造物之外以冀脫其所繮紲乃造物者則又牢而籠之以就吾之鑪冶而不得往於是天人交相

爲勝人勝則造物爲賢者用而一已遂其名
高造物勝則賢者爲造物用而守内藉其禔
福要之降大任而玉汝於成則天生賢者之
微意耶往余從使君伯氏少詹先生游業已
識使君名比入儀制讀使君舉進士文矍然
曰是賈生之流亞也盛世安所得之已使君
授計部郎上封事謫再起判京兆以言事再
謫走代鴈門方使君後所上書論及中貴世

爭傳誦不啻朝陽之鳳而居鴈門者久之始
敘遷吾栝司理南北開關十年走羊腸中萬
餘里乃使君之爲司理也郎多所平反條上
諸便宜皆鑿鑿經世大計當道已心慕使君
輒報可施行惠愛流洽至獎拔人材不啻口
出故吏民戴使君忘其爲遷也而使君亦忘
栝之爲傳舍也未幾有董夫人喪悲不自勝
決策長往余大不然反復明其不可而使君

有固志亦不大聽信余乃今而有新命即使君骯髒任巳將無爲主恩翻然耶嗟夫天乎既縱使君材而不能必其亨於遇使君能自振奮於風塵之表洸漾獨造而不能不屈而爲世用其直任吾之材而長駕一世也則使君握奇而與造物者抗其儵抑儵伸而不能不屈而爲世用也則造物默宰而爲使君者驅自使君爲造物用則世藉其福而使君亦

因之重有聞于世是其巧相勝者非所以善相成歟予大夫以是爲使君賀亦所以爲世賀也已雖然使君進於是夫天下有非常有大常標領人羣震熠一世者非常之事功惟非常之人稱焉一龍一蛇時行時止順動而不虧其素者大常之酌而不竭注焉而不盈者也故凡夫之所狃而安者豪傑未嘗過焉豪傑之所操而駭者聖賢未嘗過焉夫非常

者於世容見其不可大常者於世無可無不可故非常出於常則無不常矣常乃公公乃大大乃天天人而天也斯其至矣乎余睹使君環琦而閎肆學無所不窺而材足以詣極嘗著何之子以見意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使君益實際其所自見者含龢葆光而致之用則萬化在手庶幾哉若世之所倚毘而不虛上天玉成者之意悠悠今昔夫安足道哉

送郡守楓谷喻公遷治松江序

先是栝郡守闕中丞直指使廉部中之才而賢者奏記主爵而得豫章喻公公之官出教告屬縣曰守不佞居常讀漢宣帝詔輒有概于二千石之良者不自意遭時拔擢日夕罔知所稱寔左右匡翊寔惟諸令長是賴願無忘規誨助太守爲理相與宣　天子之休悳毋或簌中貌從屯膏未下負太守志意幸甚

於是十邑令長颸颸奉教唯謹次第條上便宜施行之公正已率屬推心置之腹有寸善周稱不容口脫未然耳提而誨之亡纖毫芥蔕即上人有風聞不難以百口解令長而下爭相感奮以赴于公居三年而惠洽窮谷王爵念公治梧業已效則復移而之松江諸令長惘惘乎其有失也謂公奈何舍我自公來而吾儕奉著蔡也肝膽之有所披而手足之

有所展也上之無所虞于掣而下之無所虞于壅也美之日以樹而回之日以釋也公實師帥而卵翼我吾儕又安能二言舍公也度無能尼公行則敘其戀戀之衷而徵言不佞不佞作而曰甚矣喻公之大造吾栝也不佞辱公知最深即徵諸君請固有言也雖然諸君亦知公之遷之所爲重乎夫衡地而急者人重衡人而急者地重漢韓長公之守淮陽

也聲巳籍籍矣會潁川多豪難治則徙長公而治之此急於地而以人重者也張子高爲山陽守自謂久處閒郡逸而無當於國渤海膠東比歲不登盜賊蠭起上書願得一當劇郡徵而徙之膠東此衡人之急而以地重者也夫國家非欲竟賢者之力而不使之餘賢者非必欲自竟其力而急於試然人與地適相爲重而不獲私故歷試而大任之則守物

生賢者之意而明主爲民得人之微馭也今
天下劇郡首江以南而松爲最陸海萬井之
提衡豪右猾胥之控御逢迎批判之紛拏豈
直什佰吾栝卽三吳要區逡巡澤國之十五
且郡庾之粟半仰給於雲間比閭歲大侵緩
之則賦無完期急則弄潢池而嘯海上語地
之重而難宜無松江若矣公碩節著中外僉
謂公不宜鬱居郡卽郡不宜處佚頃　主上

眷然東南顧寧一日忘公哉嘗前守甫移而
主爵急於得公倉卒疏名上乃　主上寬其
失次而聽令公往亦誠急得公之重而護之
且試公三輔而旦暮召公也公行矣湛盧剸
犀兕而知利緑耳追風電而知迅公之氣足
吐吞江海而學注百川忠信孚豚魚而明決
雄於萬夫即地劇而艱於游刃乎何有他日
璽書用少府徵駸駸服在三事軼穎川膠東

於下風是松得公重而公繇松益重所謂人與地交爲重者也諸君又安能以栝私公也於是諸令長意若稍釋而喩公鬨之憮然曰非也曰余之至栝也幸臥護而理諸君子一時共事孳孳境內之和士大夫罔鄙夷我三老子弟樂而親我庶幾積日月而觀厥成焉一旦舍而去之余懼彼之未易副而此之莫滿余志也於乎公之念深矣身所去而垂不

盡之思則其神常留而永身所至而懷未然之惕則其政常淬而新余睹兩郡之受公賜而尸祝焉一也諸君無徒戀戀公第日奉公約束致懇切之愛於栝郎千里如對公而異日者肩鉅勒鴻相與道故兩無媿色而有終譽則又公與諸君之交相重也已

金陵漫興小序

余同年友黃伯禎氏俶儻振世才也生古會稽長而游齊魯成進士高第而水部而憲臬所至以卓瑰聞已而歸會稽家千巖萬壑中踰適志矣一日遊金陵周覽鍾山諸勝概然有君親宗國之思焉景𨏨朋來輒聲之詩詩不滿百首而莽蒼沉鬱蕭然達士之致余讀而嘆曰噫是足知伯禎矣夫丈夫一舉趾九

州為隘然要以會心而成趣即一丘五嶽亍專偏也詩道性情而抒自得如必盈緗而稱富片語何以千秋不見君家陂乎汪汪千頃寥風過之渙然起瀫斯亦文之至也奚以之滔滔之湯湯而萬里為嗜夫即是足以知伯禎矣

贈駕部大夫新吾俞公之南都序

新吾俞公之丞吾枯也實時時攝守云公春融朗潔而練於才當事時十邑長吏奏記而禀裁者下里之萌隸愬而待理者左右胥史之抱牘而受勑者日百端而公從容應之不動聲色朝上記而夕報可兩造折之片言人人稽首惴服去吏謹守約束無敢骫公法批敎數語咸咋舌驚爲神上人遇事紛勢或批

根難洽一檄下公理立爲解然公大指不欲以驚擊先豈弟居三年無事鉤鉅鼓朴而惠愛流洽士民日夕視公庶幾幸公真守而哺我亡何公擢副南駕部郎以行士民則狂走而呼謂公胡不遂真守我而乃棄我十邑令長戀戀公行而以士民所稱說者質之不佞不佞曰然歟否否君不見造父之御乎控騏驥於康莊一日而致千里奚難者然而舒徐

持重六轡如濡而不急於一騁者何也庖丁游刃十九年而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寧其技未閑哉凡御求馬於窮目造父養全力而休之族庖更刀於一割庖丁斂全神而收之卒之服千里而輒大軛不與駑馬鉛刀齒則所謂進於技者也俞公宰兩邑以循吏聞廻翔枳棘而量移吾括亡幾微顏色二時丁公務靜觀冥討評古今之幻變探山川之奇勝

鉤玄賾之端倪克然自適不下堂皇而化馳郡邑即扶搖何有於九萬猶且竢培風而後圖南則公之意念深也即署劇不當郡邑之什五而南曹素號清暇力全而神王發硎致遠恢恢乎有餘地哉雖然不佞賭公所部署竊有請于公　高皇帝初下金陵東拒吳西拒漢長江之鏖戰摧鯨鯢而驅封豕實惟下瀨樓舡之師是賴故平定之日責成大司馬

而隷其事於駕部逮　文皇帝定鼎幽燕駕
部所掌惟郵繻是急然猶眷眷而南顧特命大
司馬贊參機務而駕部職掌如故副大夫實
董之蓋職司靦北爲重矣邇者承平日久武
備漸弛樓舡武庫之儲胥得無有墜而未講
者乎夫衣袽不戒何以應卒且中使操郵符
借上供名索艘艫如炙火舉一麼百不復惜
公家財力無遑爵魚麗而以奉貂璫蓋難言

矣今簡而畀之公公寧無意乎哉以公之才
日闢輿衛一指揮而建業之干城固建業固
賴根本衛而神氣完勛名自茲始耳不佞姑
孝選舉往倭艤薄石頭一時將吏束手無策
故大司馬官黃譚公從郎署奮起先士卒却
敵迄今建之譚公遂繇此著勛伐而晉樞筦
今命公往南中固無事然繼譚公起者必愈
公也是足賀公矣

鵙鳴集序

谷潭子不媚於詩而雅喜誦詩自三百篇後獨嗜淵明摩詰樂天三先生詩花辰月夕抱膝長哦不知詩之出自三先生也客有病其未廣者谷潭子釋之曰夫詩則何居哉夫詩以言志志得而聲成長短徐疾吹萬不同而要歸于適適物者形自適者神谷之號風也鳥之鳴春也衢壤之於謳耕鑿也咸其自取

僕者其誰耶子不見夫刻畫者乎繪風雲鏤萬卉殫其精而飾之惟恐其弗肖也其肖而稱奇于時則靡然相師而殫精摹之惟恐其肖之弗彼若也然形似而神弗傳卽巧奪雕朱不過篆色之隸焉止矣夫安足以及化詩自大曆以還登壇入室作者何啻百家然類多適物之適而以巳之精英奉之風雲月露備態極玄非不岩然中呂也而機穀恒主於

物寥寥乎寡所自適學士大夫步邯鄲而曠西子者又復窮年而不免于刻鵠則與畫師弟子之相爲物隸咠以異哉彼三先生者發之以天倪右之以物變特以寓形爲寄而吾日以其天鳴彼其冲澹夷曠之音滌吾耳而澹吾慮吾直以爲黃鍾直以爲天籟而又烏知夫騷人之所解與所嗜之隘也耶客唯而退以語半川子半川子嗒然曰有是哉谷潭

子之論詩之有槩于余心也一日過而劇譚其所以困出乎生所爲賜鳴集若干卷示之谷潭子讀再過輒有意乎其聲也曰半川子其誠同余之嗜三先生者與哉不然何其聲之似三先生也詞主喻志而靡所事雕刻景主傳物而靡所事曼衍以彼工于學步矉心者之所繩度吾不知其離合何居而要之得之心而寄之聲也則亦庶乎其近之矣雖然

不其有之胡以似之吾聞半川子蚤歲游蘭署天官屬意得而不加益繼而棄臯大夫以歸茹澹食貧意亦得而不加損日與畸人野老上下諸名勝問花邀月以娛而餘若無足以滑其靈府彼所謂適已之適者非耶噫是宜其聲之似三先生也夫是宜其不疑吾言而同余之所嗜也夫因書之爲鵙鳴集序

由庚堂集卷之十七終